襄陵文集

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侍讀臣孫球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襄陵文集卷四

謝賜金帶表

宋 許翰 撰

臣某伏蒙聖恩特降中使賜臣毬路笏頭金帶一條眷白髮齒與方矣錫於之召兼金横帶遽膺在笥之珍報何功夜荷惟愧中謝伏臣受材固陋涉世艱虞書子張之紳志業忘於素學帶啟期之索分將老於畸

窮豈謂衰齡尚叨異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自天錫羡為國宣光視繫維之至恩勵來修於孤節有嘉命服亦粲精鏐東以立朝豈足言於賓客垂而有厲徒炫寵於都人

代賀五星循軌表

霄極發祥璣衡效異動天以德惟聖其能中賀臣聞三辰有經五星為緯候儀所謹軌道雖常維見伏疾遲乘諸至變故僭差淩轢易以殊方數應昌期歲書澄晷此

蓋皇帝陛下神明利見勳烈升聞草木被其光輝風雨
為之時節燎禋告備蒼璧方徹于郊宮文象坐移連珠
已粲于躔陸天衢是仰帝嚮可占臣職遠宸居親逢熙
事想鴛鴻之行綴莫獲追叅效鷄鵲之知時亦滋鼓舞

代賀五星循度表

草治歷以明徵責觀文而察變易行有衍史告克咸中賀
竊以丕承顥穹厥有顯懿故萬邦允迪精祲至於昭融
則九野發祥星辰為之軌道方諸游玉密若連珠比蓋

皇帝陛下上奉一元下開衆正賢能式叙法度誕彰格彼彛倫占于景緯太平無象固蕩蕩以難名珍錫有符但昭昭而應感是宜製聲詩以薦郊廟豈特垂光曜而載冊書臣叨奉藩軺阻陪廟著邦家之慶臣子維均

賀撫定燕山府表

觀兵涿鹿采入南陲弭節盧龍遂荒北口汔如聖策有此駿功中賀竊以幽薊之山川曾是聖賢之都域一從陷寇幾老餘民至仁興哀偏師問罪連城爭下折矢無

遺掃絳帛之旗妖氛既淨訪黃金之館陳跡故存豈特
歷代之所經營而不能亦我七廟之所想望而未見玆
蓋伏遇皇帝陛下同符天地增輝祖宗能回留爽暗昧
於光明皆自神靈威武之變化臣獨居懷古屢感遺謀
夫何將老之年覩此非常之慶

代賀復湟州表

車徒千乘啟周宣六月之征干羽兩階兆虞舜七旬之
格成功遽奏振古所無中賀竊惟河隴之隩區故亶漢唐

之正朔列為要郡實控諸戎末世舉而棄捐詩人為之悼惜逮盛時之遠有極殊裔以咸賓弗思威德之加尚為畔服之計負其襲險速我大誅謨既定於神明數自屈於羣醜金鼓所響壺簞並迎英聲震乎玉關勝氣凌於葱嶺坐使長歌之壯士馳思萬里之封侯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文昭誕敷武克耆定念先烈之未卒哀遠服之弗蒙拯于幽荒覆以懿鑠四夷震疊爭奉國以欽承
二后顧懷想在天之昭假臣屬持詔節阻奉壽觴延望

闕庭曷勝忭頌

代賀平湖南北表二首

剽輕竊發犯我羁蕃嚴翼維揚震于區洛捷書紹至殊黨交歸中賀竊以德盛者建功深世隆而經業遠肆熙寧之更造奄荒忽以咸賓坐俾介鱗之區化爲冠帶之國五谿之服三世于兹豈無酋豪恃險而不寧終以類醜蒙仁而難變故兹討定不假戕夷禱馬禡牙已見星狼之暗壺漿簞食爭迎銅虎之嚴山川益清郡縣寧乂此

蓋伏遇皇帝陛下遵丕天之大律極寧考之圖功六師
時行萬里風偃皆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使習與闇昧得
耀光明臣遠奉使條阻參班賀聲歡所暨抃蹈惟均
獲匪其醜解辮自新震于其隣傳檄爭下薦功廟祏流慶
戎陬中賀竊以荆楚之荒谿峒如繡自古好亂歷世難賓
逮我裕陵底寧絶域取其險要為我藩維制屋廬以作
邦襲衣裳而受吏夫何怨造非異卒蒙一矢之加爰興
肆伐大正九谿之戾申嚴約束易置渠豪荒穢滌除載

益山川之勝沴氛彌伏普瞻日月之臨王錫有嘉天威
匪紹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纘承考翼揚厲戎昭鼓之以神
故聰明睿智而不殺體諸有昊方徧覆包函而無殊坐
格幽荒咸歸震疊臣遠叨鎮守與被聲光含爵策勲不
在干戈之列奉觴上壽莫參翩佩之趨自媿奚施唯知
竊忭

謝轉官加食邑表

山林閬歲何旦伐之可書宸極疏恩荅無徵而不録桀

然加典被此薄躬顏汗訓辭心馳象魏中謝伏念臣受才瑣陋遭世昌隆冒昧寵榮超踰分願差肩從橐無追參英妙之能鼓腹祠房有空食廩庾之媿敢期惠論弗廢敘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覆燾多方明清在位顧田閭之僻遠曾不間於軒墀譬草木之萌生使均蒙於雨露至茲衰病猶在記憐從父老於嬉戲遨遊誰識彌陶於至化率子弟以忠信孝悌亦云圖報於鴻鈞

天申節賀疏

昌期既協五百歲而聖人生大業方隆四三王而天下
治共仰睟鈞之造是興震夙之祥伏願皇帝陛下神勞
艱難天佑平格坐鎮蠻夷猾夏之變咸服堯舜垂衣之
仁春非我春偏羣黎而蒙德朔而又朔歌億萬於斯年

天寧節進疏

日暈祥華見珍符之有啟玉晨昭格介茀祿以來崇凡
厥有生咸知申祝伏願皇帝陛下斂膺諸福敷佑羣倫
撫明呂以御時維新厥德居隆平而保極於萬斯年

劉子

論配享劉子

伏覩手詔推原治本襃王文公進封王爵某竊以為文公既王則於學宫理不可復居顔孟之下謂宜自為一代之宗師專居别室以稱聖上所以錫命寵嘉之意而建立揚子貌像使得位次孟子配食祀典維揚子起於經術残缺衆説紛紊世故危厲之時而躬保此道攘闢塞路維持正教開明聖法葢與孟子異世而同功揚子

加難焉今孟子已蒙聖朝褒顯若此而揚子猶與漢唐章句之儒雜然列於廊廡之間誠因此時擢之使得比於孟子則聖道之傳昭然有統入學宮者望而可知邪說異端莫得而間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論御筆手詔不由三省而下者取旨方行劄子

臣聞天下之法當與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雖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後天下之大公立比年以來有司阿意撓法以徇一時是以條約文具而不守伏願陛下明詔

內外令後指揮若有害事病民違戾條制並令有司具析執奏御筆手詔不由三省而下者官司被受審覆取旨乃得施行必使法嚴信如四時而後令一而民定可以立政矣取進止

辭免尚書右丞劄

臣今月六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尚書右丞者聞命非常撫躬自失伏念臣才資譾薄命數奇屯寇難以來心形懼悴視已昏翳動輒悸驚雖欲自强必難勝事

然臣比自讁籍恭被召㫖即日夜詣不敢少安者實以
國家近離變故仁聖新嗣歷服臣子之心未展願一入
見清光則退即山林沒身無恨弗圖恩獎遽委事機冒
昧非宜顛隮不測既妨賢路必動羣言伏望聖慈收還
成命

薦士劄子

右臣伏見朝奉郎李格從事不茍容論道不茍合隱居
宜春長沙之間以左氏學治春秋能守師法如漢儒蕭

然一室著書忘老又宣義郎羅孝芬外和中剛篤志好
學其人早中甲科自可超取顯美而退居岳州平江安
貧事親勤約自守鄉閭師其孝行搢紳服其名節又文
林郎貴州書記林勲為周官學著井田書釐舉法義旁
達權宜其言守經據古皆可施行于今飭躬守道久未
試用累年避地轉走湖廣於流離中得此三人者可肅
朝綱可厲士節可扶民極願賜召擢令條應詔同罪保
舉

再論乞用种師道劄子

臣聞耕當問奴織當問婢老馬識道巢烏知風此言物各有所習也是以金革之事必咨宿將臣累言种師道智慮未衰邊陲素畏藉其威名猶可折衝令縱未能置之樞府謂宜使之領制置司亦不閒廢俾得盡心虎豹在山藜藿不採非虛語也臣既論兵之不可不用故遂論將不憚喋喋上瀆聖聰者誠以為兵待將而後勝又謂方多故時國之虎臣未宜投閒急而求之非所以明

朝廷也今寇行已遠遣議三鎮之使尚未發軫臣恐將帥牽制使指曠日持久遂失事機今日之勢當如救火不得少緩緩則無及望先明告將帥使得閫外便宜制勝委任而責成功此自古用將之法也兵交使在其間盟亦何害且料兵威未振敵情未讋遣使禮請未易下也故今日之事恃兵之力多而恃使之謀少乃可為矣取進止

乞出第一劄子

臣聞祖宗之時在位清明公卿大臣以禮進退天下化之人務自重各以守道為貴不以持祿為榮是以朝著尊崇而國體安固比年以來此俗日替大臣保位而重去小臣闚利而逐爭小大相傾上下交疑非希旨取合不進非迕旨得譴不退故公卿不矜名節而士庶無所法象朝著日穢國體日輕姦諛糾紛遂以大亂孔子有言為國以禮按今觀之豈云不信臣蒙聖恩寵遇至渥維是才術淺陋不經時變少而多疾晚益易衰又以新

遭兵亂脫命毫釐心氣震悸至今未寧黽勉圖慮不能精審奏事之際多所遺忘此當去位理在不疑若必俟上得譴於君父下取謗於人言顛隮而去名節並毀則與近世貪利之臣不顧廉恥無復小異上累國體下傷風化新政之始所繫非輕伏望聖慈哀臣不逮許解政機除一宮祠以安愚分使四方皆知朝廷之上始有雍容以禮去者祖宗故事復見今日則是臣進雖無補於國事退猶不辱於朝倫他時不死心力粗復別有任使

尚甘糜捐臣不勝感恩涕戀冒威請命取進止

繳趙鐵詞頭劄子

右臣今月日承中書省兵房送到詞頭一道爲趙鐵化諭夷人并趙隆趙吉頓習禮義等各特與轉一官事臣聞大而化之者聖人之事也是以聖王在上則詩無諸侯之風盛德所格殊俗惟新並邊蠻夷曠然服化此皆陛下神明威武之所感移不得不爾一趙鐵者何人乃敢以爲己力臣竊觀鐵所申狀輒言以副知郡丁寧敎

戒之心又有自知郡到任除去夷風等語使人誠有此意而鐵恬有其言以聞朝廷則是不專歸德于上臣禮不恭使人本無此意而鐵誅使之言則是便文為姦欺罔朝廷罪益大矣二者無一可夫人君體道以兼容人臣守法而盡察古之義也今朝廷示以德信覽其奏則捐一官而與之其事至微然臣竊恐夔峽一路靡然效鐵所為謂國賞之可徼忘天功之難僭則陶化殊俗之美不在陛下而在守臣此非所以聞四夷載史冊也非

諸侯無風之義也是以不可不論且使今日纔已受賞則他日身至朝廷必將援以為功干祈擢用叨取恩榮人臣不得而追論矣至此則四方聞之必有動心者長鄙倍之風害謹信之化所慮豈止夔峽一路而已其涓易防其萌易折誠使幾微必察自然國體皆正除趙纔等轉官臣已草詞外所有趙纔轉官詞頭未敢具草

論吳敏劉子

臣聞春秋之義揚善伐惡垂著王道以詔萬世然晉文

公乘恵懐之無親得返其國髙梁之禍天下之大惡也而春秋不書周襄王出居于鄭晉文為之誅子大叔以定其位陽樊之師諸侯之極功也則又不書而書晉文斷自伐曹侵衛之後是何故也聖人之意以為晉侯既有大惡亦有極功絶此補彼使得相除是以皆没不書一與之新而後踐土之勲爛然獨著於春秋使王道而不本忠恕如此則晉侯入國之惡不除蓋誅絶之不暇豈復有此霸業之偉哉傳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

君者也其義蓋出春秋臣伏見宣和之季金人用兵上
下大震不知所為吳敏以給事中伏閤請對首建內禪
之策以堅外禦之心是時太上皇帝久懷沖挹然而外
無朝廷之助內有左右之沮堯舜之志未有以發也會
敏白發其端擊節歎息遂定大議淵聖皇帝自在東宮
恭儉聞天下及嗣位阼萬方相慶乖離之心一變歸往
至今天下固不可解夫使人君以天下傳此古今之所
至難言也而敏以孤臣眇然冒雷霆之威忘家族之禍

而建明之此天下之奇節而去歲秋唐恪聶呂耿南仲
陳過庭等用事百計誣蔑竄之涪川傷忠義之心折謇
諤之氣非所以視天下觀臣子也陛下龍興四海蒙澤
當此時始望生還而坐城下之盟復竄嶺表使其垂白
重親泣血萬里臣誠傷之且城下之盟自有主其議者
敏于是時未為宰相衆說眩亂依違其間至於金敵已
還敏為宰相遂決意追襲但為已失事機斯敏之罪云
爾得譴不當與衆人等以是遂廢定策之功則已重矣

今錄其過因廢其功臣竊謂必非仁聖本意當時議者不詳失於建明而已謂宜明詔還之赦智謀之不逮者忠力之無忘以勸事君非小補也且臣當去歲之春數詆朝廷專和議則于敵非敢私也當彼隆盛之時臣與之爭及此斥逐而為之言區區何心其間端為國體而已矣

繳盛章詞頭劄子

今月日承中書省刑房送到詞頭一道盛章落職差提

舉南京鴻慶宫襄州居住何訢落職差提舉亳州明道宫本處居住者按章姦慝之迹久已不逃聖鑒幸蒙陛下天地函容湔濯獎飭冀收其報而章之凶險根于天資狐負明恩終不思草顯謫既行公議交慶然臣尚有所未喻者襄陽乃章墳墓之國章于州城北營大第雲屋潭潭甲於諸路功役資費不出其家徒以威聲氣焰劫使郡縣侵牟百姓騷動一方至今寃痛之音未絶也而又使以其身往彼其貪忍之資不待親執州權民必

重被其患襄陽之人亦何負哉今何訢坐與交通已徙宂州而盛章重有姦邪倨傲不恭之罪乃獨歸安其第均為斥逐重輕不倫且使為人臣者姦慝未章則要職美官揚厲於公朝罪惡既暴則真祠厚禄優游於私室小人夫亦何憚而不為此雖一盛章之休戚何足以言而繫廷臣之勸沮不得不慮所有詞頭臣未敢具草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論李邦彥劄子

臣近論宰相白時中李邦彦執政王孝迪等去位不出都城非祖宗法令時中孝迪已詔赴鎮而邦彦未去臣竊計陛下祇以邦彦前日曾有節損一言之善故未遽遣臣若不為陛下盡言陛下無由悉其本末按邦彦之心雖無深阻但材質浮薄學術寡陋初附梁師成王黼位執政而蔡攸薦之為宰相童貫蔡攸之行也身見河朔流離將亂幕中賓客多勸攸貫說上皇以節損而攸貫等自知富貴已極但乏衆庶之譽故其還朝以賓客

言時時從容為太上道之太上慨然思一大變時事而邦彥適為宰相遂與攸貫協力然邦彥才術不足以果斷忠固不足以持守故徒紛紛卒無所補論邦彥心止於如此若數其罪不勝誅矣何者當取燕山之時邦彥身為執政坐視禍變不為一言去歲復起雲中之役人益寒心邦彥身為宰相阿意詭隨又不救正若邦彥當此之時不知事勢必亂是無識也知而不言養交持祿是不忠也無一可者逮至倉卒敵騎渡河邦彥但謀竄

身不急召兵保城遂至失備幾危社稷昔漢家盛時水旱薄蝕皆以天災策免丞相今者邦彦執政六年於此而大位内禪萬方外騷宫闈播越宗廟震驚畿甸殘破生靈屠戮此豈止水旱之災薄蝕之變也哉在昔法義主辱臣死尚復何逃陛下仁聖幸赦不誅謂宜以禮自圖進退乃復遵用蔡京王黼故事身為宫使留居都城禮視見任執政恥寵昧利無大臣體夫大臣罷政而猶留都城者必為其人時可咨訪有補國家也臣考邦彦

相道君於安平之時則忠益未見輔陛下於艱難之際則智謀不聞留連趦趄亦復何為且邦彥素擅朝廷進退在位故今廷臣二三顧望疑將復用莫敢公言願陛下逐出邦彥使士大夫壞植散羣一意首公為朝廷用則法義昭明於上而輿衆慰釋於下其於邦彥恩已厚矣取進止

論釋氏劄子

竊料今天下僧與在籍而未受度牒者又有田園力役之隷合集不減百萬豪傑之士猾賊之民往往隱於其

間以祖宗之英武削平五代之亂即使塔廟錯峙於四方必有深意葢國家所以棲育豪傑而導之使歸措天下於無事之一術也昔者秦苻堅以百萬之衆敗於東晉悔不用釋道安言梁元帝用陸法和部曲弟子擒任約困侯景燕盜沙門法長為天子破北平郡轉寇廣都白狼宋盜推沙門道養為蜀王改元置百官衆十餘萬魏法秀構亂平城幾危高祖又法慶號大乘賊攻陷州郡殺刺史三年而後定唐僧圓淨連李師道謀屠洛陽

此皆著在史冊班班可考以古推今則所謂豪傑猾賊雜有其間無疑也惡可以忽而不綏靖之自釋氏入中國歷魏世祖周高祖及唐武宗凡三廢斥然魏世祖時宋帝江南周高祖與陳齊三分天下唐武宗世三鎮割據河朔是皆僧有所牒唐之都城藩郡皆有留守若夫舉天下而盡廢之使之窮極此古昔未之嘗試也兵法歸師勿遏窮寇勿迫圍城必缺是豈有愛于敵哉勢有所不可敵也方今天下以六合為家不可以魏周唐比

伏覩手詔冠巾僧徒禁梵語以二道德而凡庸不喻聖
度之涵容籍籍以謂遂將刻草經文更造佛像則是實
廢其教涕淚愁戚若無所歸今若但易其號名而不變
其容服人必安之必欲丕變猶宜期以數年俟其鬚髮
既服使無媿於冠巾又一切如舊之詔儻加佛像經文
四字以上庶幾乎反側安矣道家有言其徵易散是故
熛烟方發則一指滅之而有餘原燎既揚則萬夫撲之
而不足方今念非太師莫能精為上言此者某不勝感

恩慕用之心獻其私憂過計於門下

論建官劉子 按此首從名臣奏議中補入

臣聞成周以來官不必備故唐建六曹三百年間尚書之見於史者不過數人國家凡中都官亦多缺而不補至崇寧閒蔡京用事乃始盡補臺察之缺當時佞臣稱賀以為賢才衆多自是省寺之間始備官矣方今當且罷不急之務裁可省之官至於諸道郡縣之吏祖宗所無者皆宜量事定制裁去冗濫庶幾安民豐財以濟武

事且多故時振興蠱壞則有隨事之宜又當增官置吏者非一若不暫損所緩以赴所急素食猥衆則國將何以給之

襄陵文集卷五

宋 許翰 撰

奏疏

因時立政疏 按此首從名臣奏議中補入

謹攷諸經傳神降而明出則其數為二其象為火火象在天經星二緯星一所謂熒惑緯星也東方之心南方之味經星也熒惑遲疾逆順伏見之不常故不可以紀時若心與味則有定次有常時是以帝王取節焉然堯

典所謂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豳詩所謂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凡稱火者皆心星也昔盖自陶唐以來以心為火政之君矣何則均是火也而心為大辰是以咮為鶉火心為大火大火之所以為大者天以心為明堂故也昔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故辰為商星而我宋以珍光醇耀天明地德受命主之則明堂之政不可不謹於此大火以三月昏見於辰以九月伏於戌先王之火政視焉鄭以三月作火鑄刑器而士文伯知其將

災周之三月今正月也大火未出而人作之則與天拂是以火出而災報之然則所謂出內火者謂大陶冶非常火也又火之變於天地之間能革物氣以日新其在易象木上有火曰鼎鼎者取新之卦也明堂之頌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牛羊之享葢鼎實也是故明堂與鼎相因而成象相待而成禮相須而為國審矣鼎象木上有火是以先王四時以木變火焉而時各有宜木所謂榆柳木之木也棗杏火之木也桑柘土之

木也柞楢金之木也槐檀水之木也火之變各以其時則物之新皆得天地之正氣而人食飲焉此疾癘之所以不作也昔晉之遷有持洛陽火渡江者云世世傳之其火不滅火色變青至唐氣不復熱則知火之新舊氣性必異審矣此火不可不變之驗也師曠侍食於晉平公曰飯勞薪所炊平公使人視之果車輞也則是木實變火之氣性火實變物之臭味亦審矣此木不可不擇所宜之效也伏覩明詔有司四時必倣古法各變其所

宜木以為國火而傳之臣庶若國有大陶治則皆作於三月建辰之後而止於建戌以奉大辰之政而協景炎之運輔成明堂調鼎之治天下幸甚

賞戰士疏 按此首從名臣奏議中補入

臣聞兵家之法使貪者為我爭使愚者為我死夫若是者非他有利以導之也則賞固不可以不厚雖然爵祿顯設於朝維其得之難也是以人危身而取之使其欲而易得得而已充則人孰復肯輕身冒矢石陷堅拔敵

為國行此危事而求奇功哉故無功而賞則有功者怠効薄而賞厚則人無志於極功而國不收其偉績是賞不可以不審也昔景德間契丹犯澶淵真宗皇帝親駕征之自是強敵請盟至今不復窺邊然而師還賞功如大帥李繼隆等不過進階次加食邑雖周文質身督所部射敵帥而殪之酋帥既亡敵衆遂潰然亦不過小遷其秩而已又熙寧用兵安南郭逵為帥大破賊兵於富良江自是交阯不敢復動神宗皇帝猶以師無大功斥

其賞是時燕達最有功不過進秩二等蓋故時邉賞若斯之艱者將復有以用之故也比者西師頼陛下神明威武羌戎震慄屈膝請服然其桀黠反覆尚未可以保其往則將吏之賞不可不留其未滿之意以待復用也臣自蒙恩使得待罪掖垣與兵房事月餘日間伏見西師賞功凡行一百七十餘人積除二百五十餘官其閒轉行遥郡者凡二十餘減磨勘者不復數計距臣領事之前則所賞不知其幾何也雖臣之愚不足以權戎事

之大計然顧陛下參諸景德熙寧審賞之意稍謀所以
酌損此者故臣輙敢因董成郭寧之事而推言之非特
為此二人惜數官而已也謹按周官六功之賞戰功曰
多所謂多者非特貴夫多算古者振旅則飲至於廟以
數軍實計所獲多以為勝焉今二人之兵以其所獲除其
所亡猶不足也則是得不酬失功不補過而亦蒙厚賞於
朝臣欲遂行其詞則不知所以為說是以冒昧而請之

河北戎政疏按此首從名臣奏議中補入

臣聞北方駐營朔野闕兵太行而种師道兵距河未渡此挫師之鋭而示敵以弱臣以為非便昔董卓自言討先零日留司馬劉靖屯兵安定以為聲勢寇欲斷卓歸道小擊輒開者以安定有兵故也寇謂安定當數萬人不知但步騎四千而已故知兵之勢要恃聲援非必實加之也今我控扼狼車而大兵渡河號十萬衆此足以震敵人之心而增諸鎮之氣欲戰則可以及事欲和則易與之講此賢於老師不用而縱敵殘暴何啻萬萬也

願陛下下臣之言詔大臣與种師道熟議其便然臣累論种師道今不可廢已蒙聖慈許令師道制置河北戎事之機間不容髮而逮今十三四日未聞施行令雖用師道言恐亦未必能盡其心以朝廷任之不專信之不一故也更望睿斷早圖任之

乞加恩死事疏 按此首從名臣奏議中補入

臣伏見畿甸戎馬以來戰士僵仆居民流散今兵既解所宜矜恤陛下聖慈哀痛元元比已詔降度諜召人掩

骼埋齒然猶道塗暴露久未盡藏恐傷士卒之鬬心亦損天地之和氣春晴薰蒸化為癘疫昔漢高祖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四方歸心焉此高祖所以取天下之道也不可不察又近累有雍丘尉氏等縣詣臺訴免和糴方戎馬蹂践之餘復軍須饋運之後十室九空未有生理而官司遽復督責使之頭會箕斂非所以固邦本也矧惟畿邑拱衛都城祖宗加厚以待緩急令不鎮撫使之重困將散之四方則都城孤危臣愚願

詔官司選忠良吏令分按田野掩瘞遺骸又願陛下齊心垂哀於清穆之中敕中外寺觀為死事者祈福所在厚卹其家以勸忠義之節於方來戒漕司非具見錢不得和糴於民勞來安集使之復業以昭太平之象而正再造之基

慎用人材疏　按此首從名臣奏議中補入

臣聞否泰以類相反否則小人以類來泰則小人以類往先王之智不能遍知四方萬里之遠使君子小人不

亂於前者要在求其類之所自推而廣之如裘挈領則順者不可勝數也方今天下姦惡如織蕪穢郡縣戕賊黎元凡才無爛羊之能冐寵有績貂之嘆吏部充塞無闕以擬注版曹空匱不給於禄廩若不一大鏟革恐終不可有為今以軍興多故郡縣賞遺鞭笞良民無直而糴上下皆敝公私甚勞而姦宄無用之人坐縻倉廩之蓄此所謂繁其華者傷其實披其枝者傷其根者也願

詔吏部稽考庶官凡由楊戩李彦之公田王黼朱勔諸

道之應奉童貫譚稹等西北之師孟昌齡父子河防之役與夫夔蜀湖南之開疆關陝河東之改幣吳越山東茶鹽陂田之利宫觀池苑營繕之功後苑書藝局文字庫所與之賞淫朋比德各從其類又若近習所引獻頌所採効用有力應奉有勞特赴殿試之流此皆殃民蠹國敗俗妨賢姦宄取位賕賄買官所叨恩數不限髙卑一切褫奪還其本秩若非此族而横竊名器如横行節度之貴仕祕閣延殿之華資或以童稚奴僕而濫膺或

以商賈胥役而貨取人人論列簡牘徒繁願令吏部各具閥閱諸臺諫分使看詳上之朝廷次第裁抑其坐公田得罪如鮮于可非理譴逐宜自元斷月日復其資秩恩數而升擢之以勸忠諒然後位著可清賢能可進生民可安國用可節昔唐斜封墨勅官一日停數千員不以為疑今亦何難哉夫糞土為墻匠石不能施塗墍鄭衛調瑟后夔難以致簫韶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願陛下順天休命而一新之也

辨忠邪疏 按此首從名臣奏議中補入

臣聞君子謂小人為邪小人亦謂君子為邪君子小人雜進於前而忠邪之説交至無已則人君何以定之臣前日始為中司為淵聖言明主之聽天下言陳之之日皆有冊籍成敗既效賞罰隨之令如臣言某人忠賢某人姦佞某事如是而將成某事如是而將敗陛下退朝則籍其説審克覈考而卒不讎也則按臣之言而坐其妄夫如是則言者莫敢妄言黼扆之前都俞清矣又廷

臣之間必有朴茂抗直忠信不欺之士博詢熟察審得一人則衆言殽亂可質而定益忠邪之在朝廷譬如耳目鼻口之在人面已不自見而隆窊醜好人能昭昭言之是故君於諸臣雖甚近而難知得一信人在側則朝廷忠邪莫能相亂觀者易審故也夫君志不定則羣言繁興羣言不治則政法大亂古之明主能以其躬為天下正者無他精意不煩約而易守如斯而已矣

用大臣以勵風俗疏 按此首從名臣奏議中補入

臣聞國家之基繫風俗之盛衰風俗之變視大臣之進退祖宗以來大臣有體入則弼廟堂出則奠藩鎮進退之度昭然可觀比年大臣重去位而輕守節既解政機猶復顧望躊躇闕庭以幸復用故蔡京王黼盤踞都城如古栢根不可動移數十年間風俗大壞禮義廉耻之節亡而罷禄姑息之欲勝此既往不可追已矯而正之要在今日伏自陛下即位以来則白時中李邦彦王孝迪蔡懋相繼罷政皆領内祠不去朝著此蹈京黼之轍

迹違祖宗之法令臣竊度邦彦方受恩旨必將禮辭伏
願陛下因此罷之則時中等亦將自請上不失國家寵
遇之恩下以全大臣進退之義明示大正以定國經天
下幸甚

乞復用种師道疏

臣伏見宣制罷樞密使种師道提舉中太一宫中外聞
之悵然失色按師道名將沉毅有謀山西士卒人人信
服臣以臺制不得身見師道然素聞其賢如此自兵興

以來臣所詢訪數十百人皆言師道雖以老疾智慮不
衰而獨聞諸朝廷以為老無計策不可復用異於國人
臣考古進賢之法在易之晉其六三曰衆允之志上行
也夫人各有私合衆則公故必衆允其賢也而後可進
此孟子所謂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者人君之所聽察
如此可謂較且易矣是以用無不當後世不稽於衆而
欲恃一己之明以周知人之所藴是以拔十得五尚曰
比肩謂其黜闇艱難失人之多也陛下欲求知人之術

則觀諸易象而質諸孟子臣恐左右諸大夫一旦論种
師道不如國人素信之審也昔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
信兵辱於楚乃自馳見王翦謝之曰將軍雖病獨忍棄
寡人乎其後王翦卒以持重走楚軍略定荊地漢宣帝
老趙充國使問充國誰可將者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
充國與羌相拒堅守不戰羌豪相數責曰語汝無反今
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一鬬而死
可得耶後終漢之世無西戎之患者充國之力也前世自

呂望以來用老將收功如此者難一一數至於趙用趙括蜀用馬謖宋用王元謨皆見其平日論兵智略縱横使之當敵制變卒皆折北不救以古揆今則師道之老而木訥未當謂不可用也令令師道復統河朔之師委制閫外之重將吏素服士卒素信遠人素畏易以定功此上策也處之樞府選將將兵威名方略可以折衝此次策也今無故解其兵權委之道館使士氣銷沮民心疑惑臣竊恨之金人此行存亡所係今一大創使失利

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失此機會則非特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憂臣恐西戎南夷共知中國太弱爭圖深入爲金人之所爲則我困於奔命必不支矣廷臣間憒憒不曉者固不足道至於近有識者多能知之然知之者莫肯力言言之者莫肯疏奏是又何也人爲身謀畏執其咎一有疏奏形迹可按不如容默成敗不與鄙夫事君自古而然臣遭陛下休明之運銜陛下之恩自頂至踵已許國矣又當言責不敢不盡竊聞臺臣諫官屢

劾宇文虛中朝廷重去虛中而輕罷師道此非特臣所
不諭也或謂師道足不良行害於馳驅朝謁奏事此與
國之安危誰為輕重若孫臏坐輜車中為齊軍師田千
秋得乘小車至漢殿貪賢尚能古有之矣伏望聖慈哀
臣惓惓憂國之計更與大臣參之不憚改命天下幸甚

襄陵文集卷六

宋　許翰　撰

論

論用相

按此首從名臣奏議中補入

臣嘗學易觀否泰之象則知君子小人未嘗相無於天下雖堯舜在上世必有小人雖桀紂在上世必有君子其所以更為治亂相反如此者堯舜錯之得宜而桀紂置之失當也故錯之得宜則君子小人並受其福是以皆謂

之泰置之失當則君子小人各窮於禍是以同謂之否所謂當與不當要在内外之間而已矣泰内君子而外小人則其象内健而外順否内小人而外君子則其象内柔而外剛剛者君子之徳柔者小人之徳也使君子有為於内則内健可以制天下使小人委聽於外則外順而天下從之何謂内外傳曰睽外也家人内也否泰反其類也故人君躬必與小人睽而以君子為家人者類固相反雖然人君以一人之明而欲以盡知天下之

君子親之使為家人又欲盡察天下之小人睽而遠之
則雖堯舜之聖難於此然圖其易則必有要矣舜選於
衆舉臯陶則不仁者遠湯選於衆舉伊尹則不仁者遠
故易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前日君子小人上下倒植
内外逆施姦罔充斥臣未易遽論而獨竊怪陛下即位
以來朝廷之間未見泰象臣是以請先論之如近日王
孝廸之昏庸已汚翰苑而擢中書侍郎蔡懋之頑固已
敗樞府而猶遷右丞當時四方聞之無不悵然失望此

則陛下既悟而罷之矣今又將相張邦昌於廟堂則是古之所謂外今之所謂内類進之禍豈復勝言臣竊意陛下聖明豈不知前日之亂皆生於大臣姦諛不去此屬無以為治而相邦昌者蓋或權以濟朔騎之行未必遂用故臣未敢正擊而一發其端於此他日若果用之則臣請得以死爭之臣以為陛下正始之時置相不可不謹譬如植木始得嘉木有種其後材將不可勝用始得惡木而植之則惡木日滋其極將至無復取材且君

臣一體相須而成自昔未見有君無相而能成大業者也故陛下欲為文帝則相必有陳平周勃欲為唐太宗則相必有房玄齡杜如晦欲為堯舜三代之君則必有堯舜三代之佐而後紛無不解為無不成將前卜天下之安危在始觀置相之得失故願陛下考而慎之先王知人之道要在公聽並觀驗左右之言於諸大夫驗諸大夫之言於國人驗國人之言於其人可見之迹灼知其賢而後用此孟子用人之法而易之所以為泰者故

臣輒敢論思先之以為治本

論戰

臣伏見金人退師以来朝廷搢紳上恬下嬉幸於無事恃以為安而臣獨竊終夜不寐方以為憂夫以金人之性貪功好戰而我既示之以弱開之以利不過一二歲勢必復来自所割三鎮疾馳三日則突騎犯都城飛塵入宮闕矣當此之時金帛不可復得地土不可復割邊鄙之師不可復召智能之士不可復圖萬世之變可勝

言哉今聞姚古等兵已次國郊竊謂陛下可以閫外之事制於將帥若遣一介之使可下下之使不可下則用兵不疑臣嘗熟計我戰而勝則蒙福無窮戰而不勝則北阨井陘西斷太行內守大河國可無患敵以殘敝將歸之兵力必不能復取三鎮故我勝亦利不勝亦利此可決戰一也敵欲既盈將驕卒懈時蓋暄暍人馬喘汗以我方銳擊其惰歸此可決戰二也我衆彼寡以十當一反顧者誅旋踵者斬使威令既必行則罷弱者奮況於

關陝百戰之士外誘以金繒而內激以憤耻破賊必矣此可決戰三也种師道持重名將今雖老疾智畧足恃議者見其木訥若無策畫此蓋不以口擊賊者昔趙括論兵其父奢不能難也而奢謂括將必敗趙師宋文割據江左聞王元謨論兵飄飄有伊洛間意及使之將望風奔潰聞師道自少沈毅蓋其天性介胄之士瞋目語難自古而然未可遂疑况今濟以姚古必能相與成功此可決戰四也陛下仁聖誠動萬姓義感三軍人人思

為國死以滌中原之恥而發七廟之憤夫天時易失而人心難收陛下今不乘此利勢後必悔之此可決戰五也今全軀保妻子之臣務在張敵聲勢虚喝恐刦苟安目前遺患萬世此其意無他不過慮戰不勝則咎歸議者使身不利今一主和身保無患明年戲秋朔騎復来則必諉曰國家事敵不至不得歸咎和者姦囬自營孰便於此非復有為陛下宗廟社稷長慮卻顧者也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要觀大計如何爾議者以姚平仲前

日妄動小衂以為王師不可復用傳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故願陛下斷之而已矣取進止

論三鎮

臣伏見王師之行廟算未定此疑事也今古蓋未有能以疑事成功者故朝廷之意惑則將帥之心不一將帥之心不一則士卒之氣不鋭斷而必行鬼神避之此精誠之力也陛下欲斷今日之議當究為和為戰卒當如何而已矣其中小小利鈍非大計之所係也昔漢高帝

蜀先主皆號聰明神武為一代之英雄考其用兵敗北無數然其志氣挫而愈厲抑而更揚者大計已定於中此其所以為英雄者也陛下欲決和議則臣願陛下取太史公記虞卿傳覽其反復此往古之鑑也方今若失三鎮二十州之地則天下之勢已斷西北無河東則陝不可守無河朔則汴不可都計不過謀渡江南臣考永嘉渡江能為東晉者乃王導謝安英賢相繼扶危救傾僅能立國而中原丘墟遂分南北後世有王導謝安之

才則東晉宗廟可復立也社稷可復建也盜入陵寢取一抔土則將若之何言而至此可為流涕陛下永念方來之艱則今日雖復騷動天下猶不得已何者擇禍莫若輕也或者以為太祖即位以來未有江南晉蜀而卒能混一區宇臣以為不併矣太祖生長兵間非若陛下繼體守文建隆將士百戰精鋭非若方今將不素養兵不素練也敵在掌握縱而不取使之益張若之何而以太祖為言故凡守和議者以國與人者也陛下欲決戰

議則臣之所陳可戰者五已具前奏矣今使敵不釋憾
則渡河之師當戰戰則必有漕運之役有應援之兵有
扼據之要皆當素治不計小却但責成功而後將帥志
一士卒氣奮三鎮之守有死無二若我將以疑遣師以
茍行則精銳已亡何以取勝凡今為和議茍取目前之
無事然亦未可必也臣聞西北之民人人相語曰吾屬
與其順敵則寧南向作賊死為中原鬼使三鎮之衆發
憤怨懟人為寇攘非小變也故姑息目前亦未易得況

又方來之患亦未知税駕歟自古用兵必有異議成王之時周公東征民有十夫予翼而已其他罔不反曰艱哉晉武與杜預謀取江南大臣賈充等皆力爭之獨一張華贊定大計唐憲宗用武元衡裴度謀討淮西盜殺宰相朝廷震恐請罷裴度以安諸鎮憲宗大怒討蔡益急唐之威令自是復振周世宗初即位北漢引契丹入寇河東世宗自將禦之宰相馮道固爭不得周之功烈自是遂興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陛下所以疑者度

衆人必以姚平仲前日之敗自持其說近种師道爲臣
言平仲所以不利者刼寨之法不用大兵當小擾之使
自蹂藉而後可乘又地勢横入江河中度兵隘橋此利
誘使出戰不利以兵入關也臣以是知師道有謀故前
日之功失在不用老將而用驍勇不恃謀將而恃詞說
非兵不可用也昔石晉開運之變契丹始入敗不窮追
近冬復大來遂陷都城國朝景德契丹入寇澶淵之役
亦不窮追而與敵和親夫開運景德驅逐之策同而成

敗之效異者何也開運之時中國方弱而示之以畏故寇復來景德之間中國正强受之以和故寇遂定今議者不鑒開運縱敵之患欲為景德之寛大則可謂不知時矣陛下何以不試使議割地者身任數年寇不復入則臣知議者必將難之夫國不保數年之安而欲定萬世之策必不能矣乞下臣章使有司定議

論用將

臣伏見艱難以來用將不專稟命朝廷故使大帥節制

難一機會屢失敵勢益張欲茍無事而變更愈繁欲姑休息而息肩無日此忠憤憂國之士所以中夜慨歎撫枕而興也今既明示天下以弱是以河東之兵深入而不忌陝西之寇内侮而不止情勢至此亦已棘矣若不一大變前所為恐不復可濟為今計者獨有起种師道聽以大計朝廷但責成功而已昔漢帝取魏但問大將步將騎將為誰知非韓信等敵遂決不疑以是知用兵之法要在論將而議者以种師道姚古有怨故罷師道

而用古然臣竊觀漢高祖始用陳平護軍諸將不服更使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言韓信初拜大將一軍皆驚高祖不恤也光武之時賈復常欲手殺寇恂光武躬辟解之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朕分之卒使二人結歡而去今陛下欲正天下則宜如高祖欲和調將帥則宜如光武方乏材時將臣至少豈得使之一廢一植至於勤王之師雖已罷遣今恐事棘不免復召但使河朔賊破則河東賊勢自絀要之非一大勞恐無休息之

時伏願陛下更與大臣熟慮早定大計今日之事已難於前日安知後日不又難於今日也而議者猶欲循前之姑息前之得失亦可鑑矣取進止

論學校謗傷

臣聞萬人所聚必有公言傳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大決而犯傷必多是以監謗而衰周亂禁言而强秦亡無逸之訓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不啻不敢含怒此疏川而導之之術也昔者鄭人游於鄉校以議執

政之善否或謂子產盍毀鄉校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
行之其不善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毀之何為國家自
王安石持矯拂世俗之說流弊至今其患可見陛下方
將公聽並觀力矯此弊優容受納務盡羣情前日宰相
吳敏留李邦彥止是避嫌分謗因以鎮撫士民而或者
未達其心謂為力排公議或私相譏謗責臣不言臣謂
但使朝廷德日以勝則此等疑論自當衰熄竊聞臺臣
論奏學校謗傷宰相中丞等事臣恐陛下遂行其言則

將使忠鯁杜塞譏毁不聞朝廷蔽蒙復如前日此亂亡之機也不可不審伏望聖慈勿下其奏以來四方之賢而通天下之志

論宦官

臣竊考觀載籍自春秋以來國家昌大世祚綿永者惟漢與唐至於我宋方建萬世之統此近古之三代也漢唐亂亡皆坐内侍爲我宋鑑可謂明矣是以不可不察漢唐之季世治平積久人主不憂敵國外患而安於佚

樂不親法家拂士而昵於近習於是姦宄得乘其間興宮室池苑壯麗之觀致妖冶靡曼傾惑之色以蔽其明為讒諂導諛險詖之辭奏囂塵淫放鄭衛之音以亂其聽諱避危亡之言緣飾隆平之事使之燕安豫怠廣侈無憂以壞其志而後扶輿骫骳以導之喜怨懟恥辱以導之怒祈求要請以導之施私相竊語一嚬一笑皆能陰陽人主之意使國威福潛移於是大阿之柄始倒持於下矣其漸至此則各隨其世事勢之流相激生變為

亂不同同歸於亡東漢祖尚名節士大夫各持清議以爭之故其季殺戮忠良禁錮賢雋袁紹乘天下之忿起而誅之而後漢亡唐北司本兵權重東漢而士大夫莫與之敵是以世無黨錮之禍而帷闥之隸勢陵人主幽辱廢置無不如意朱温乘天下之忿起而誅之而後唐亡本朝北司之盛殆過漢唐學士大夫凜凜久矣前日緣太學生伏闕論事數萬之衆不約而從發憤嚾呼若天導之使北司之勢不誅而自折則袁紹不復施其謀

而朱温無所加其暴此所謂宗廟之靈社稷之福也書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是故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陛下於何容心亦憲天而已矣凡退聽者無所歸怨而國制大定是乘一時之變而建萬世之利也而議者猶或非之夫前日但緣務專國是不酌民言鬱其忿怨以至於此漢唐之季變生豪傑其禍至於不可復救今國家徒以赤子啼號赴訴其枉一言撫之而萬姓返室懷仁歸德豈不賢於前世萬

萬也哉此臣之所以為陛下賀也臣竊過計但慮事定之後邪說搖奪哀祈感動法不終守是以敢申言之謹案周官宦寺皆隸冢宰惟內小臣上士四人鄭康成以為異其賢者餘不過僅數十人未有登於下士者也是以內侍之禍不產於三代之前使國家能按今日之法而世守之則內侍得以保身延祀不罹誅殺於下而國家因之垂化定治不憂禍亂於上內外休寧不亦懿乎故願下臣章於內省揭示成憲永戒前非天下幸甚

議

明堂時令議

其聞天人之際精祲相蕩象類相取無定方體惟所感變是以古先聖王深觀乎天道而均調以人事在易之復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商旅者陰也后者陽也日之始至陰壯陽微故使閉關商旅不行以遏陰氣而后不省方深存而致養其一以定陽德冬至者一歲之始也先王終歲之事輔相天道類悉如此

而易不可以偏舉故於復首一見之而世得以類推焉
凡陰陽五行之變本原於易而降在洪範散在太𤣥惟
深思知化之時能使道通為一𠂢嘗竊原天地之數考
諸洪範而為之說曰形凝於西而觀生於東故木為貌
聲動於東而節成於西故金為言木生火故貌可視也
金生水故言可聽也二之照也麗乎有方比視遠之明
也一之虛也通乎無方比聽德之聰也其證諸天也一
潛而寒水氣之精也二軋而燠火氣之變也三和而雨

木以水滋仁之愛也父子之道也四辨而暘金以火燥義之制也君臣之保也肅以欽恭乂以制從哲以正厥明謀以審厥聰不恭以肅則恣行而狂不從以乂則陵節而僭不明以哲則豫而無斷不聽以謀則急而無稽是故肅乂哲謀能使雨暘寒燠從時而不愆狂僭豫急能使雨暘寒燠常久而無節也思者風也思在五行為土而風以木氣在中蓋地以五相守數之窮也而天三變而通之是以鼓舞之風發於大塊也變五以三故睿

而通妙三於一故聖而化聖人精一入乎無思故能無不思也思而正勝則修而為聖其風時思而妄雜則亂而成蒙其風恒思者君也四德之所恃以成者也土氣之濕水或使之也水潛於土故聖以一妙而御中也金氣之燥火或使之也火緼於金故乂者慶賞刑威惟二折天下而成方者也木之恭者水本之也火之明者木資之也水之聰者金瑩之也皆因而用之者也恭之作肅金歛之也明之作哲水斷之也聰之作謀土稽之也

皆制而成之者也金土異此天地之數所以成五位之節者也是以其德重固其道制而用之而成於自用火克金而從木克土而奢金凝而作乂土化而成聖也是以聖人之相天也木不足則用恭木太過則撝肅金太過則用從金不足則撝乂火不足則用明火太過則撝哲水不足則用聰水太過則撝謀土太過則用睿土不足則撝聖木沴則制天下之狂金沴則禁天下之僭火沴則飭諸豫水沴則抑諸急土沴則祛諸蒙也其在周

官有叙事有救政叙事所以治常也救政所以御變也何謂叙事月令所載是也又如春正月泰卦御之太玄之氣其首為差為重為增為銳為達為交聖人脩其畫贊之德以道其化如秋七月否卦御之太玄之氣其首為常為度為交為昆為減為唫為守聖人脩其畫贊之德以受其福也何謂救政庶證所驗是也又如木不足則聲尚角色尚青政尚仁毋殺䲻虫毋傷新物赦小過解久禁以扶木氣木在太玄其類為䲻為新為赦為解

故也如金太過則聲尚徵色尚赤政尚禮息巫風戒猛政警邊城之變飭寇賊之防以抑金氣金在太玄其類為巫祝為猛為邊為城為寇為賊故也歲時適平則有叙事無救政歲時有過不及而叙事救政兼舉焉古者王公坐而論道燮理陰陽寅亮天地必有以深造乎此其妙難知而其麤則有司可得而陳者也按易之傳戌戌之歲泰卦御之而正月又泰所御皇帝作興明堂以儀式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之義紹脩古道資取化源肇

自来歲戊戌正月之吉號詔天下以大振顯祖宗之烈光是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與泰合符謂宜因此盡舉洪範太玄之說系諸易象與時損益定著月令為萬世法有司前期既具叙事又具一氣救政義類所宜告諸朝廷朝廷以時相觀度政考合師言或創建新令或申敕舊法審則宜類參乎元精條列以上誕布而下使民由之以安以利而由其所以然必有以感移至神導迎和氣天下幸甚

乾隆御覽之寶

謄錄監生臣嵇承羣

謄錄貢生臣吴壽康

謄錄監生臣張曾壇